

“我是歌手”：一场众人瞩目的真人秀⁽³⁾

◆ 王鸿谅

“连续剧”的胜利

既然编剧是贯穿在“我是歌手”节目筹备、录制和剪辑整个过程的角色,他们的职责是:设定好情境和任务,营造好最专业的竞演氛围,让歌手的表现自然而然发生。将同一时间发生的多个故事和多个场景,凝结成一个故事呈献给观众。那么,“我是歌手”需要的,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?显然,结果大家已经看到了,是一个洗尽铅华不改初衷的励志故事。

不用阴谋论,人多的地方一定是非多,这简直就是必然规律。采访中我们其实也验证了这一点。在某一季的比赛中,一位知名歌手排名垫底被淘汰之后,镜头里是大度的祝福和寄语,镜头之外,是让经纪人团队找湖南台要说法,一副要申诉到底的架势,当然,节目组最后通过多种形式,完成对这位歌手的安抚。如果这些同样被记录在镜头里,相信在第一时间里,一定会比当期比赛结果更有传播力。但是“我是歌手”的画面里,却丝毫没有这些东西。这个插曲,倒是让我对整个导演团队多生出了几分敬意。至少他们在明确了一个方向之后,就做了断然的舍弃,而不是骑墙观望。

正因为舍弃了负面因素,反而让这个节目的价值观变得异常的清晰和简单,用山河老师的话来说,就是重新培养观众对音乐的聆听习惯。这是一种价值传递。所以,不管观众们的年龄和阅历,不管他们对于每一季的7名歌手是否熟悉,只要你对音乐有本能的喜爱,都可以各取所需,好的歌声,本身就是最直接的打动人心的力量。

这种情境,也是500人大众评审规则能够得以实现的基础。不用去怀疑现场500人评审的诚意。在经历了比陪审员筛选还要严格若干倍的筛选之后,被赋予重任的大众评审,他们所呈现出来的心理状态,那种仪式感的严谨,跟陪审员简直没有什么差别。我们的同事在湖南卫视的现场,访问过等待入场

的大众评审,得到的是标准化甚至有些戏剧感的答案:“我是来代表全国观众投出这一票的。”程序和仪式感,的确是可以塑造出新规则的。如果对此还不能理解,可以去参考经典影片《十二怒汉》。

与前两季一样,“我是歌手”的第三季,也只有最后一场决赛是直播,把酝酿了三个月的悬念,推到气氛的最顶点。这一晚,通常也是收视率最高的时候。连再不好的肥皂剧,比如某新版的《神雕侠侣》,在大结局的时候,收视指数依旧可以创下新高,何况一路成为大众话题的娱乐节目。

在决赛之前的一周,我们刚好去天津音乐学院采访了山河老师,在临告别的时候,我还是忍不住问了一个问题:谁会是这一季的冠军?山河老师沉吟了一下,给了我一个他心中的预测:孙楠和韩红之间的一个。为什么不是大热的李健?他的答案非常简单:他觉得冠军一定是一个有本国特色的、标签式的好声音。电视机里与现场里的效果差异,已经被很多人论述过了,山河老师也肯定这种差异的存在,在现场,韩红和孙楠的高音,就是天生的温暖、宽厚又有穿透力的好声音,由不得你不感动。

现在答案已经揭晓,孙楠退赛之后,冠军果然就是韩红。不要误会,这不是一个阴谋论的故事,而是和前两季一样,是光明正大的“阳谋”。在这个成名歌手的竞技舞台上,胜出的规则只有一个,打动现场有投票权的500人评审,获得更多的票数。这个歌唱真人秀节目里,真人秀的部分,只是提供给电视机前观众的,现场录制和直播,观众能看到的很简单,就是一人一首歌。

如果把赢得观众喜爱,转化为赢得500人的支持,问题就简单多了。这是一场声音的比拼,也是一场堂堂正正的谋略之战。第一季的冠军羽泉,堪称代表。还记得他们的决赛吗?帮帮唱环节,出场嘉宾是邓超。羽泉的

经纪人赵亚默告诉我们,其实他们的帮帮唱嘉宾,差不多是最后一个定下来的,为此,还被导演组团队催促了好几次。羽泉不是请不来嘉宾,恰恰相反,他们出道这些年,在江湖上积攒的人缘实在太好了,想请谁都能请来,多大的牌都不是问题。关于羽泉的人缘,山河老师跟我们说了另一个故事,羽泉刚出道,是在北京一个叫五月花的酒吧,后来酒吧的老板娘出了意外只能关闭,羽泉自己出钱,支撑这个酒吧又开了5年,只是为了纪念和感恩。这种点滴不忘,贯穿着羽泉的整个演艺生涯。以至于我们这次的采访,问到音乐圈里的任何一个人,他们对羽泉的第一个评价,就是“人缘好”。

帮唱嘉宾谁请?在羽泉的团队里,成为一个制胜策略问题。就像他们这么多年,对于羽泉这个品牌和形象的经营,也是一个定位和策略问题。赵亚默说,他们意识到,这个环节,并不是用来凸显羽泉的,一轮一轮地唱下来,观众对于羽泉已经很熟悉了,所以,这个决赛的机会,是用来给观众新惊喜的,应该凸显帮唱嘉宾。在这种考量下,羽泉团队放弃了那些大牌的选择,找了他们的好哥们儿邓超。邓超会唱歌这件事,在圈里其实也不是秘密,有一年在南昌的金鸡百花奖,主题歌就是邓超唱的,负责录制的,正是羽泉。刚好,那时候邓超的新电影《中国合伙人》也要上映,剧组其实已经找过“我是歌手”,寻找某种宣传形式。

决赛的歌曲,和以往一样,是羽泉团队内部投票产生的,赵亚默说,这也是他们的策略,因为羽泉从出道的定位,就是“国民歌手”,所以他们选择的歌曲,一定可以唤起大众记忆和共鸣的。而歌曲中的舞蹈和动作,像一着险棋,是邓超设计的。邓超不仅能唱,作为演员和话剧导演,他还善于设计动作。就算不记得羽泉是冠军,相信你们也会记得他们三人的火爆舞蹈吧?因为在比赛之后,网络社交圈里刷屏的,就是这一段舞蹈。比赛之

前,羽泉跟着邓超在湖南广电的草坪上练习了一下午,然后就上台了。用赵亚默的话来说,“其实羽泉一直都不觉得能赢,但是跟邓超一起表演完这一场,听到观众现场的反映,他们才觉得,冠军有戏了”。

到了第二季决赛,逻辑也是似曾相识的。山河老师回忆说,其实第一季,歌手们大都没有什么准备就来了,所以,在选歌方面,导演组和专家观察团,有很多参与建议的机会,但到了第二季,歌手们就全部是“有备而来”,比如邓紫棋,每一场唱什么,公司和团队,已经有了清晰的策略和计划。相对更放松的反而是韩磊,他从一开始,就保持了一种非常好的自娱自乐的心态,他不缺钱,也不缺名气,又有中央音乐学院科班出身的底气和嗓音天赋,他的确就跟在镜头前呈现出来的一样,就是来尝试不同的表达形式,“玩音乐”的。每一场比赛,韩磊都会准备三四首歌,重新编曲,跟乐队磨合,挑选出最合适的那一首。所以,每一场比赛,观众们能听到的韩磊的歌,都是不一样的表达,是惊喜。这就是一种期待。韩磊的最后胜出,是他的实力,也是这种期待的胜利。

回忆一下,这两季决赛之后的传播热潮,是不是跟他们的选择策略完全相符?

只是,没有人想到,第三季的决赛现场,孙楠会突然选择退赛,而汪涵的临危不乱,稳定控场,让整个节目的后续传播,发生了戏剧性的逆转:网络的二次传播里,大家根本再也不关心冠军是谁,不关心李健落选是不是有黑幕,注意力全部都放到了汪涵的身上。他的出身、成长、情感、经历,被一遍一遍地重温着。为什么?因为他的救场,实在太符合我们一直在讨论的“社交货币”原理,积极、正面、睿智,人们积极地表达着对他的欣赏,潜台词的意思,是对自己判断和品位的肯定。从这个角度来说,“社交货币”永远是一面镜子,我们都希望通过它,照射出最理想的自己。

摘自2015年第14期《生活周刊》

共和国记忆

李 菁

29.始终处于各种危险中

“彭老总把这个原原本本的电报发给毛主席,实际是毛主席把电报转到斯大林那儿——电报里斯大林叫‘菲里波夫’,不是‘斯大林’,这些都是直译电报,只有我知道别人都不知道,直译之后我应该负责烧掉,但最后我没烧保存着,回国以后交到保密局了。现在中央档案馆问:‘这些事情你怎么都知道?’我说这些东西都经过我手的,我怎么不知道。”

斯大林立即回电给拉佐瓦耶夫说:彭德怀是久经考验的统帅。东方战场今后一切听从彭德怀的指挥,不准拉佐瓦耶夫再乱指手画脚。斯大林还称赞彭德怀是当代天才的军事家。很快斯大林就把拉佐瓦耶夫调回国了。

实际上,精明的李奇微在仔细回顾历次作战记录中发现,志愿军每次进攻都在七八天后自行停止,他判断出这是因为志愿军的粮食与弹药补给困难,他将志愿军的进攻称为“礼拜攻势”,断定志愿军短期不可能发动进攻。“其实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彭老总的判断:我们25日停止追击,27日美军就反攻,如果敌人要是被打得不行了,他能反攻吗?”杨风安说。

1951年2月20日,杨风安随彭德怀专程回国,向毛泽东等人汇报朝鲜战况。当时毛泽东这样对彭德怀说:“在撤退这个问题上,有些人有意见,可以不必介意。关于朝鲜战局的发展问题,按照能速胜则速胜、不能速胜则缓胜的原则办。”杨风安回忆,当时主席表了这个态,彭总十分高兴。他兴奋地说:“我回国要的就是主席这句话!”

自1950年入朝,一直到谈判结束回国,杨风安在彭德怀身边经过了抗美援朝的全过程。回忆这段岁月,杨老的另一个感触是,自入朝第一天起,彭老总就始终处于各种危险的威胁之下,这也是他们之前没有预料到的,“解放战争后期基本上像这么高的指挥机关没什么危险”。

威胁最大的,是美国飞机的轰炸。杨风安



说,志愿军总部有几十部电台,每天都要发出各种信号,与北京、沈阳和各军、师联系,而美军的侦察技术非常先进,他们很快地能对电台进行测向、定位。这一带也是美军飞机频频光临之处,所以志愿军的会议绝大多数都选在晚上开。

志愿军司令部所在的大榆洞是一个废弃的金矿。整个矿区空无一人,没有水,也没有电。彭德怀的办公室设在半山腰,是木板墙的房子,当初是矿山的调度室。每当敌机靠近的时候,办公室值班人员都劝彭德怀到山沟里隐蔽防空,但彭德怀仍在办公桌前坐着不动。“飞机几乎每天都来,每次来的时候,我都和老总说出去防空,可老总老说:‘没事,你们出去吧!’他不动谁敢动啊,是不是?”杨风安说。

第二次战役之前,敌机在大榆洞志愿军指挥部上空侦察盘旋活动频繁。在驻地附近的山坡上,白天、黑夜有时出现伪装朝鲜老百姓的中年人,敌机来了则用发报机或信号弹指示目标。有一天,防空号又响了起来,接着传来敌机的轰鸣声,几架F—86战斗轰炸机一架跟着一架,从山那边飞过来。洪学智拉着彭德怀出了办公室。此时,第一架飞机开始俯冲扫射,彭德怀和洪学智刚走到山沟松树林边,第二架飞机又冲了过来,洪学智赶紧把彭德怀按在地上。飞机上打下一阵机关炮,打得前后左右都是烟尘,松枝也“哗啦啦”往下掉。

“敌人已经发现那个地方是一个大的指挥机关,但是并不确定是彭老总的指挥所。这一次袭击之后,志愿军领导非常着急,以邓(华)、洪(学智)、韩(先楚)、解(方)、杜(平)的名义给中央发了一个电报,专门讲了彭总的安全问题。”杨风安回忆,当时中央军委当即回电:“志愿军总部要注意防空,进入隐蔽部,对彭德怀的安全问题,责成志愿军党委负责。”

11月24日夜,志愿军党委11个常委开了一个会,专门讨论彭德怀的安全和志愿军司令部的防空问题。会议决定,机关工作人员在25日拂晓前疏散到各自的工作岗位,并注意防空。“参谋长解方就告诉我们统统要隐蔽,谁也不能出来。山下边有下水道,上边有很多洋灰盖,我们就钻那里头去,谁也不让到房子里待着。”刘祥回忆。

十九.克拉克娜失踪了!

比赛获胜的第二天,李茗沁随克拉克娜去城堡验货,货物中并没有元青花与三酸图,把名贵之物放在最后,这是一个老练之举。李茗沁理解,同时很兴奋,立即转了一笔款子给克拉克娜,等到其余资金到位再来取后一批文物。

好几天过去,这天早晨,他电话给克拉克娜,关机,到了晚上,还是关机。今天是提货之日,难道她变了卦?徐楣丽则安慰他,不会的,可能正好有急事。

他跑东跑西打听克拉克娜的下落,还去她的店铺她的家,还摸索着寻找她的城堡,但没找到。这些天,他俩就呆在酒店里,喝茶聊天,电视正报道新闻,中国一城市为了建一个娱乐中心,把一个古迹给毁了。徐楣丽感叹,这么漂亮的古迹为什么要拆?李茗沁心里发怵,想换频道,但徐楣丽要看。两人很自然地说起这批货的去向,果然不出所料,产生了分歧。徐楣丽以为,合力做下这笔买卖,自己会拥有一部分。她甚至还这样想,这批货如都给她,她给李茗沁的协会一笔佣金。她坚信,香港保护文物的能力和环境绝对好于内地。

李茗沁有些不悦,原来她心底里是看轻我们。不过,他还是委婉解释道,协会有一批优秀分子,做事认真,在博物馆老专家的领导下,眼下正在筹建博物馆,如果这批货运回上海,你可以掌握这批货的部分股份,或者说是博物馆的部分股份。徐楣丽问,你们办博物馆的目的是什么?李茗沁回答,目的明确,通过文物展览,让年轻人了解这一段被忽略的历史。徐楣丽笑了,你这份心很好,但恐怕是一厢情愿,到时,你根本左右不了。当下,人们都在匆匆忙忙地赚钱,收藏家们,只知道价格,根本不懂里面的文化,今天买进明天卖出,这也称得上收藏家?!不少民间博物馆,展览藏品是假,暗地买卖是真。李茗沁站起来,替她续茶,想淡化严肃的气氛。

内地正发生很大变化,这我承认,徐楣丽喝了一口茶,继续说,将来可能会意识到文化建设,但目前文化界仍然普遍存在“假大空”,不少电视收藏鉴定节目,摆噱头,抓取收视

率,根本不是为了推广文化,内地人工作责任心较差,这都是事实。我本来对你也有偏见,你在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,现在看来,你还是与众不同。

一直想着与徐楣丽双双来欧洲,不料第一次结伴,就发生了矛盾,而且很难调和,她怎么会这么偏激?换成其他事,我可以顺着她。事先,也确实没有说清楚,如何分配这批

文物。徐楣丽去伦敦见曹泰来,毫无所获,眼下想分到一些,理所当然,可是,我必须掌控大部分货物。要是文物到了香港,哪一天你变卦,把文物卖给老外,岂不是闹笑话了?而且消息来源是秦汉,秦汉很看重这一批货,常常念叨寻找流失海外的文物什么的。李茗沁满脸笑容地说,其实你只知局部,不知整体。徐楣丽说,这一点我并不怀疑,我是担心大环境,不仅仅是中国,一个民族在急于摆脱贫困时都会急躁难耐,这我能理解,我也没有指责这个阶段,但这个阶段很危险,破坏力很强,比如为了经济建设,把古迹拆掉,名之曰有利于发展经济,等到醒悟过来时,已经无法复原,破坏古迹,说大一点,就是断了文化血脉!

你不觉得自己有些偏激吗?李茗沁笑道。我已经说得很委婉了,徐楣丽说,如果我偏激的话,就要说得更彻底,内地到处可见野蛮文化、暴力文化,到处自私、浮躁、没有价值观、没有人伦道德,甚至没有民族观,为了钱可以出卖一切。我觉得这样判断太过了,李茗沁十分不悦,就说,文物到了香港,万一管控不好,可能流散到世界各地,更加危险!他说完,踱步到阳台上抽烟。

抽完烟,回进屋里,他发现徐楣丽不在了。你真是糊涂,这么多年苦苦思念她,追求她,已经获得了成功,为什么不顺着她些?难道文物真那么重要?跑到阳台上,只能看到后门,他冲下楼到酒店门口,没有人,瓢泼大雨自天而降。李茗沁就后悔,自己不应该说这样的话。过去,公安局曾调查过她,认为她把文物带到香港再带到国外,卖给外国人,有走私嫌疑,因缺乏证据不了了之,如今我话里有话,她听了当然生气。

蓬帕杜夫人的珍藏

程庸

